

情怀

祖父祖母和祖宅

张新民



近日翻看家里的相册,发现几张发黄的照片,都是在我家的祖屋拍摄的。如今,我虽已步入花甲之年,可还是十分怀念那旧时的童年时光。往事如烟。祖宅曾经有我们家几代人的温暖,它陪伴着我度过幼年、童年、少年时代,是我成长中的第一见证。祖宅虽然在岁月的河流里已荡然无存,但在脑海里还时常浮现出它的历历往事。我想起了电视剧《渴望》里的插曲:“有过多少朋友,仿佛还在身旁;有过多少往事,仿佛就在昨天。”

我的老家在龙泉镇龙泉雾村西张家坡下,那里青山绿水,物产丰富,民风淳朴。祖宅是一个标准的四合院,上房四间,前房四间,东西厢房各三间。上房四间一直由祖父居住,我出生的时候,上房虽已破旧,但威风依然,邻居家的房屋,远不如我家的祖屋宽大。祖屋属石板房,鱼鳞瓦沟里长满了狗尾草,白灰墙壁脱落严重,两扇略显笨重的大门也是斑驳陆离,绽开一条条深深浅浅的裂缝,好似老人额头的皱纹。听父亲说,最初的上房,曾经是私塾教学的地方,曾祖父是个教书先生,据说每天都有十几个孩子来这里读书认字。屋的正当中,四平八稳地摆着一张八仙桌和两把太师椅,从记事时起,就觉得祖父除去到院里纳凉、到社里干活之外,从来就没离开过这张桌子。祖父一生喜欢干净,衣服不管质量好坏,总是干干净净地穿在身上。记得每年除夕夜,都有这样一幕场景:祖父稳坐上首,父亲、叔叔、哥哥、我和叔伯兄弟则围桌而坐。大人们相互让茶、敬酒、劝酒,奶奶则带着她的儿媳们张罗忙活着。每到腊月底,祖屋就会热闹起来:请祖父写“福”字和春联的人络绎不绝。祖父通常会把房门摘下来一扇,将红纸铺在上面写,粗大的毛笔握在爷爷满是皱纹的手里,在阳光下,在红纸上,龙凤飞舞,一挥而就。祖父是个有文化的人,解放前给开窑的资本家写过账,对

命运,常人难料。

十年前,“非典”刚撤,“京”魂未定。小女双燕说,到北京养老吧,高兴了就写点诗,累了就去唱唱京剧。北京在我心里至高无上,我很乐于听命。那时,我刚从东北一所学校内退,也想摆脱大半辈子教学带来的疲惫,于是冒着“生命危险”进京了。2004年9月的京西,秋高气爽,骄阳似火,我一下子感觉到:自己像种子一样找到了土壤。

北京人相当热情和友善。票友们知道我是黑龙江人,就和我聊些东北的事,我愿聊讷尔河河西流水,聊铺天盖地、二三十步不见人影的鹅毛大雪,我一直以家乡为荣。黑土地养育了我,我的心身烙着家乡的胎记。但我又不得不抱憾地想,写了大半辈子,一直让老伴儿揪心、闹心,就此歇笔得了。况且,人家说得也没错,写东西没落下别的,就落下了一堆病:冠心病、颈椎骨刺、胆囊炎、腱鞘炎……花钱遭罪不说,家人也跟着折腾。老爸不止一次叨咕:你们兄妹几个,就你日子紧啦吧唧,还净整虚的。写那玩艺儿有啥用啊、顶钱花呀?! 噫得我根儿喽根儿喽的。

也是,搞文学的人,但凡出点精神头儿,学学赚钱养家,有啥不好?可,天生长了一脸磨不开的肉。卖东西,我总不好意思收熟人、亲友钱,常常白送不说,还要枉费车票和时间。我对老爸说,咋整?咱这副德行,整啥都整不了,整多少搭多少。还是写东西好,免费。再说了,心里有话,一吐为快……

老人家也不糊涂:是啊,等你给佛烧香,佛就调顺了。

置身京西大地,仰望嶙峋峭壁,倾听山泉歌唱,隐隐曲径通幽,别有一番情韵。和所有的生灵一样,品味一种寂静,难得一份孤独。

对面九龙山泛绿时节,老家诗人雪飞抱着转运竹,和凯华等一帮好友来了,接着鲁荒、青森来了,白帆、孟蒙来了。在古道西风,我们不断地沸腾着文学情怀,把酒杯撞得叮当作响——“我们仿佛仍在老家的小酒馆里,仍在那片洁白的雪野之上。”我端着酒杯,释放着无限醉意说,你们知道吗?门头沟也有自己的文学刊物,我要“改嫁”了。大家便附和说,李姐也该“转运”啦!我不懂命运,只相信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。黎阳认真地对我说:要写,以前的路子得改变了……

面对偌大的京都,我告诉自己,一切将从头开始。

2005年6月,我的一首小诗发在区文联文艺期刊《百花山》(三期)上,编辑部马淑琴、付永健、李有云三位老师给了我很多鼓励和关照,这让我备受感动,也更加懂得如何经管好自己的文字。我一直觉得自己是笨鸟,必须要比常人付出更多的努力。但我确认自己是一个吃过秤砣、头脑比较简单的人,是一个适宜鼓捣文字的人。换句话说讲,这辈子,除了文学、除了和文字相关的事情,我不知道自己还适合干点儿什么!尽管没有几个人用正眼瞅文学(不把文人当另类就算高抬了),可我就是狂热喜欢,发自内心的愿做文学的奴仆,没辙儿。

双燕悄悄告诉我:等我再去挣几年钱,就回家和你作伴,咱们一起写书,写电视剧。说话间,她把用A4打印成的厚厚的一本诗文集册放在了面前——我,惊呆了。她接着说,妈妈,看看我进步没?女儿认真的

我们这些孙辈要求很严格,有时做错了什么,他就会很严厉地批评我们,我当时很不理解他,觉得他不够慈祥。因此,我就有意无意地在日常的生活避开祖父,觉得他在旁边干什么事都不自在。随着年龄的的增长,我懂得越来越多了,所以也就慢慢理解了祖父的良苦用心,他这么严格地要求我们,也是为了我们、为了我们的将来。他只是希望我们都能成为一个对社会、对自己、对家庭有价值的人。

记忆中的祖母,感觉是一个面容慈祥、笑声爽朗的老人。夏夜里,祖母把在外纳凉的我抱上床,月亮也悄悄地从窗口跟进来轻抚我的脸。我至今记得祖母一直坐在床沿,边给我打扇边哼童谣:“小耗子上灯台,偷油吃,下不来,叫妈妈,妈不来,叽哩咕噜滚下来。”我迷迷糊糊入睡了,奶奶的歌声还在继续,像柔婉的明月,落在我的枕上,我的梦里。女人永远是祖屋里的主角。透过蛛网的窗棂,我分明见到祖母那不知疲倦的身影在厨房台忙碌,锅碗瓢盆的声音在屋中回荡。祖母是一个平凡的老人,也是一个勤劳的老人。日夜轮回,袅袅的炊烟,熏白了她的发鬓。饱经风霜的脸庞有了岁月雕刻的痕迹。在后来,祖母的目光日渐浑浊,在落日的余晖里,花白的头发,步履蹒跚的脚步,佝偻的身影又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转眼间已物是人非。祖母和祖父已去了另外一个世界。如今,我只能用记忆的碎片还原全部细节,却再无法听到祖母那爽朗的笑声。只有墙角那张静卧的八仙桌仿佛还能与我达成心灵上的默契,见证这里曾经演绎的天伦之乐。

在父亲的主持下,祖宅终于拆了。在这座祖宅里,曾发生过多少悲欢离合的事情。祖父、祖母、我的母亲都是在祖宅里告别人世的。解放前,叔父被抓壮丁一去未还。婶母改嫁,父亲的疾病,也都发生在祖宅内,祖宅见证了我们的家族的兴衰。因为有了祖宅,才有了家族的历史,才有了生命的延续和传承。如今,在祖宅的原址上,已经建起了三排高大的青砖红瓦房,宽敞明亮。这些新房是祖宅生命的延续。祖宅,我为你骄傲!你终于放飞了家族的绵绵后代。我想,当我的弟弟和侄儿们住这一排排青砖大瓦房的每一间屋中时,他们一定不会忘记祖宅,不会忘记为他们遮风挡雨几十年,最后还献出了全部身躯的祖宅。

样子,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

说实话,两个女儿对文学的自觉及其悟性,令我十分欣慰。

马淑琴老师很忙,但对我一直给予莫大的关注和帮助。不仅如此,市、区举办的很多活动,她都力荐让我参加。在连续两届的北京市职工文学创作研修班上,我聆受了国内诸多名家、大家的点拨和引领,真的是一种新生动的体味和开悟。我的听课笔记本里,记录着每一节课、每一位老师的悉心教诲。我愿意呼吸他们营造的清新和深远,更愿意感受他们用真情和正气锻造的文字的力量。

对文学的新领悟、新感觉,让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。

2012年“7·21”特大山洪暴发后,我受命采写在洪水中抢救了三十多人的“托举哥”——京西好人于清泉。7月31日,白天刚到未及清理的淤堵街巷,到散发霉味的居民区走访,晚上马淑琴老师便催稿,说马上发在将出版的第四期《百花山》上。仿佛是战士听到了冲锋号,我二话没说,赶快打开电脑,敲键盘。电视里的洪水肆虐、山摇地动的场面,撞击着我的灵魂,我这样开篇——

真的,我一直不敢想象:偌大的京城在暴雨中是怎样的一次战栗和哭泣!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,因为蓝色、黄色以至橙色预警的一次次阻隔,有的家庭被生生吞噬了,有的亲人被生生卷走了,就连纠结、冲撞于迷雾中的家畜、豪车也无一幸免地漂浮在了浑浊而无情的水面上。这样的场面如此悲壮,这样的悲壮让人如此不安……

经历了生死阵痛,疲惫的、惊悸的、悲恸的人们及其家园,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。真的,在大自然的面前,我们的人类,永远是渺小和脆弱的。青山可以再绿,秀水可以再美,人的生命,将有去无回……

写出一章或几段文字,就发给马老师一次,请她审阅、提出建议,之后,我再修改完善。为了这篇稿,你来我往,整个晚上我俩都没有睡觉。到次日早上,五千多字的报告文学《谁在洪水中闪光》终于完稿了……

当然,这种突发事件或翻蹄撒掌地赶稿情况并不多。写作固然很辛苦,但对于我,却是个“瘾”,是个心甘情愿的美差!所以,领了差,除了感激还有感动,只缘得遇这样一位恩师。

这些年,区里编书、采写稿件什么的,我也算是一个积极分子。做的多了,视野开阔了,腰板儿也开始挺直了。去年暮秋,当我把一笔稿费换成了3匹柜式空调搬回家里,老爸开心地叮叮咛、万嘱咐:咱家都是知恩图报的人哪,你可得请领导多下几趟馆子啊!(老爸总是用他的处世哲学教育我们,只是他老人家

不知道,很多做了领导的文人,骨子里仍免不了“清如菊花何妨瘦”的秉承。文人间的交往,更不是用世俗的标准所能衡量的。)一向绷着脸的老伴儿灿烂成什么似的,他一边按动遥控器,一边感慨:还是北京好啊,连作文都这么值钱!

他说得没错。我也敏感地触到了这种价值认可的温暖。

造化弄人。人间悲喜就是这么巧合。

来京整整十年,做梦都没想到的是,我将面临着—场生死诀别。

2014年9月末,小女双燕经历了一年的病痛折磨后,和这个美丽的世界永远道别了。白发人送黑发人,这是任何个人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。我们的晚年及其幸福被活活地曝在了这个世界的边缘……

34岁的女儿,还没有看到自己的孩子读完小学,还没有让承诺结出果实,许多事,还没来得及去做。但她却说:“唯独遗憾的是,不能亲自看看尼采了”(后来,只得拜托远在德国的姐姐代献一束鲜花于先哲的墓前)……

我深知,文学的“毒”,我们中得太深、简直无药可救。《百花山》2014年第五期,有这样一句话,敷住我流血的心口:京西文学痛失双燕,悲哉,痛哉!

女儿最解父母心思。最后的一段日子,双燕经常揉着我的右手中指增生的骨节,略带嗔怪:妈妈,还是少写点吧,累坏了,爸爸该心疼啦……

她勉强笑答,真的没有感到怎么累,你快点儿好起来吧,这回妈妈陪着你去写!写你的故事……

回望近两年,虽没有沉下心情写太多东西,但也并没有闲下来。利用陪床的闲当和倒休的时间,承蒙大家抬爱,让我为区委宣传部、机关事业等单位采写稿件,辅助区宣讲团培训参赛、“文学进校园”到龙泉小学授课、开设东辛房小学写作课堂和中小学生《快乐读书、快乐成长》的励志讲堂,感觉自己写东西还有意思。因为这是第二故乡门头沟给我的舞台,给我成长的机会,让我实实在在地在受益啊!

由此,我也越来越多地结识了门头沟区各界精英,增长了见识、丰富了阅历,当然也多少排解了一些苦痛和无奈。

近期,看到东辛房小学成立了小作家协会、被北京市作家协会授予“北京作家协会小作家分会团体会员”的称号,有的同学还被吸纳为北京市小作家协会会员,着实令人鼓舞,更为所有东小的孩子们感到荣幸。

有老师说,要感谢我如何如何,我实不敢当,我只是一个用自己的挫折和教训偶尔给孩子们讲讲经验的“孩子头”。学生写出的作文,和其个人的修行有关。我还打比方说,好思路是好作文的坯子,铜铁打不出金牌来。像孩子走路、学话一样,老师就是他们的领路

人,只有老师才能带领自己的学生写出带有创造性的文字。从这一点看,学生作文的高下和他们老师绝对是有着必然的关联。东小的王诗怡、岳素霞和张莉萍老师,不难想象,是付出了自己的辛勤劳动、理应得到一份荣誉和尊重。

我也惶恐于给我“挂名”。有一次,我推荐了两篇作文给好友主持的一本刊物,发稿后送我样刊时,他才告诉我标注了我的名字,这份善意让我十分意外和惶恐。其实我想,只要是学生写出来的文字,能被编辑园丁们喜欢“发现”,为我们这些小秧小苗提供一片隙地,为我们的成长加油助威,作为他们的大朋友,就再高兴不过了,而不会去计较其他。我对几位做编辑的好友说过类似的话:只有孩子们的文字,才值得让我舍出老脸恳请大家帮忙发表。我们的这样一个举动,往往就会影响孩子的一生。因为,我们都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,对这点深有感触。

职业习惯吧,改不掉的毛病,好为人师。咳,看到孩子们身上的闪光点眼睛就发亮。母爱之情,师者之心,想必做过教育工作者的人都是这样。离开孩子,生活就缺少了很多滋味。真的,为了孩子们的成长,我愿做一段阶梯、一块上马石。我的肩上、背上、掌上,情愿留下孩子们小手、小脚的印记。

想到曾经起誓发愿地要告别讲台,不想又回到黑板前,哈哈——没法子!为了文学、为了孩子们,让我做什么,我都乐意。

能在学生幼小的心里,播撒文学的种子,也是我所愿意的。也许,我写不动时,还会看到他们在飘扬的旗帜上,鼓荡起激情和青春的风采,这就足够了。

我眼中的诗歌,就是京西百分之九十八点五的崇山峻岭,一排排、一队队组成方阵,演练成今天的威武之势;那些小说、散文,像中秋东北大平原上一望无际的庄稼,色彩纷呈,意趣盎然。人这辈子注定做什么,应该是个“天数”。年轻时,只凭喜欢和执着,很少想到这点。现在想起来,我这一生就是为文学、为文字而生的,这也是天意吧?

通过几年磨砺,我的拙文和小诗,多次在北京市的征文中获奖,有的还被选编入集,甚至有幸登上了《北京文学》、《北京作家》。尽管已入无争与不惊之地,但逢自己的文字被老师们选用登载,仍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荣耀。无疑,这也是对我从事近40年文学创作的最大激励和鞭策。

京西古道孕育了传承,青山秀水养育了文学。京西文友对文学的敬畏、朝圣,对人生的理解、禅悟,也诠释着门头沟文学渗透的成因。我来门头沟,绝对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安排。

所以,纵有不幸,仍感幸运。用比较简洁、质朴的话讲:我爱门头沟,更爱门头沟人。门头沟是好人扎堆的地方。我更多地受惠于文联作协、宣传部、妇联、东小和龙小的师友们,我不知该怎样才能回报他们。和文学一样,他们注定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,我将用一生去珍惜。

人生苦短。感谢文学,让我在绝望的风口,不至倒下。

隐忍。坚强。真诚为人,踏实为文——任何时候、任何际遇,都不迷失自己的行走方向,这或许就是文学滋养的缘故吧!

张然

简单的感动

张升平



她是在学校里拾破烂的一位王姓老太太。

王老太太,八十上下年纪,矮小的身子。记得我还是在现在执教的这所学校上中学的时候,她就是这样一副老态了,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,仿佛她还是我印象中的那个样子。有所改变的是她现在的腰身显得更加佝偻矮小,脸上也布满了更多生活的沧桑。走路少了以前的稳健,而多了因失衡而造成的摇摆;说话也少了过去的矜持和精当,而多了因孤寂而增加的琐碎和絮叨。只有面容依然是和善的,甚至可以说是卑微的;穿着是朴素的,甚至可以说是破旧的。

她就像一棵在秋天里被摘光了果实的树,寂寞而孤独。她就像冬天田地里的一株玉米杆,凄凉而无助。

她每天都步履蹒跚躲躲闪闪地行走于学校的教室、办公室门前,任谁撵也不去,赶也不走或者这时走了,不一会儿就又来了。

去年冬天,她因为出门路滑,不小心摔伤了大腿,我们都觉得,她这道影响学校形象的风景,从此可以永远消失了。不料几个月之后,她一瘸一拐的形象竟又出现在校园里,她创造了生命的奇迹。她的传奇经历,让学校的师生丝毫也没有产生同情,相反是更加的厌恶。

其实,她是一个苦命的老人,据说三十多岁就死了丈夫,自己拉扯着一儿二女。在那样的一个时代,艰难地生活着,好不容易把儿女都拉扯大了,不料晚景凄凉,如今孙子都要亲生子了,自己反而没人过问了,平时就以沿街串巷拾点碎纸、烟盒、旧酒瓶等换几个零花钱聊以生活。

因为我们中学就在她村庄附近,而学校又是一个消耗纸张、消费饮品的天堂,所以她就将学校当成她来去的主要场所。

她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,偌大的年纪,也没

有人尊重,整天被学校的门卫呼三喝六,推来搡去,言语多有不敬。人们都说她“手脚不干净”,有些学生还言之凿凿地反映,她进过的教室,不是丢书,就是丢笔。尽管她不断给自己辩护说,从来也不曾进教室拿过学生的东西,但没人相信她。

我是学校里为数极少同情她的人。虽然我还不至于在公开的场合,为她分辩,但是我觉得应该对于一个弱者有最起码的尊重。所以,我经常把我弃之不用旧书废纸,把它们装在旧纸箱里,悄悄地放在她要经过的地方。于是她就感激地什么似的,尽管我知道那根本值不了几块钱。在她的心目中,我就成了天使一般的人物。

我每天进校离校的时候,只要遇到她,她都会主动给我让路,口里还不停地:“好老师来了!”接着就像是祥林嫂似的口里不停地絮叨:“张老师是一个好老师,张老师是一个好老师!”学校门口那些接送孩子的家长,都对我侧目而视,我这时总是逃也似地离开,不过心里一点也没有怪罪她的意思,反而倒有一种甜滋滋的感觉。

我真的没做什么,看来人真的很容易满足。我有次到父母家,父亲高兴地说,我今天去理发,遇到你们学校门口的那个王老太太了,她夸奖你呢。母亲也说,可不是吗,那天我见到他,她就不停夸奖你呢!她说我们养了一个好儿子!说你对她特别好,每一次见到她都给她打招呼。

我真的没想到我微不足道的一点帮助,竟然给她带来那么大的愉悦。原来感动是那么的容易。

我真的没想到,我对她的尊重,竟然也给我年老的父母带来了别人的尊重。我看到了父母的喜悦,我的心里自然也很喜悦。

向平凡鞠躬、叩首。

人世间

学会坚强

李迎杰

不知道,很多做了领导的文人,骨子里仍免不了“清如菊花何妨瘦”的秉承。文人间的交往,更不是用世俗的标准所能衡量的。)一向绷着脸的老伴儿灿烂成什么似的,他一边按动遥控器,一边感慨:还是北京好啊,连作文都这么值钱!

他说得没错。我也敏感地触到了这种价值认可的温暖。

造化弄人。人间悲喜就是这么巧合。

来京整整十年,做梦都没想到的是,我将面临着—场生死诀别。

2014年9月末,小女双燕经历了一年的病痛折磨后,和这个美丽的世界永远道别了。白发人送黑发人,这是任何个人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。我们的晚年及其幸福被活活地曝在了这个世界的边缘……

34岁的女儿,还没有看到自己的孩子读完小学,还没有让承诺结出果实,许多事,还没来得及去做。但她却说:“唯独遗憾的是,不能亲自看看尼采了”(后来,只得拜托远在德国的姐姐代献一束鲜花于先哲的墓前)……

我深知,文学的“毒”,我们中得太深、简直无药可救。《百花山》2014年第五期,有这样一句话,敷住我流血的心口:京西文学痛失双燕,悲哉,痛哉!

女儿最解父母心思。最后的一段日子,双燕经常揉着我的右手中指增生的骨节,略带嗔怪:妈妈,还是少写点吧,累坏了,爸爸该心疼啦……

她勉强笑答,真的没有感到怎么累,你快点儿好起来吧,这回妈妈陪着你去写!写你的故事……

回望近两年,虽没有沉下心情写太多东西,但也并没有闲下来。利用陪床的闲当和倒休的时间,承蒙大家抬爱,让我为区委宣传部、机关事业等单位采写稿件,辅助区宣讲团培训参赛、“文学进校园”到龙泉小学授课、开设东辛房小学写作课堂和中小学生《快乐读书、快乐成长》的励志讲堂,感觉自己写东西还有意思。因为这是第二故乡门头沟给我的舞台,给我成长的机会,让我实实在在地在受益啊!

由此,我也越来越多地结识了门头沟区各界精英,增长了见识、丰富了阅历,当然也多少排解了一些苦痛和无奈。

近期,看到东辛房小学成立了小作家协会、被北京市作家协会授予“北京作家协会小作家分会团体会员”的称号,有的同学还被吸纳为北京市小作家协会会员,着实令人鼓舞,更为所有东小的孩子们感到荣幸。

有老师说,要感谢我如何如何,我实不敢当,我只是一个用自己的挫折和教训偶尔给孩子们讲讲经验的“孩子头”。学生写出的作文,和其个人的修行有关。我还打比方说,好思路是好作文的坯子,铜铁打不出金牌来。像孩子走路、学话一样,老师就是他们的领路